

# 实实在在做事

■徐 鲁

长征中3次穿越草地。

红一、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后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机关纵队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。有一天，王定国和剧团其他成员在山坡下排练，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她走来，微笑着说：“老同志，请你帮我个忙，把我两件衣服合起来，改成一个羊毛棉袄，中间装上羊毛，我穿它过雪山。”王定国接过来：“没问题，我今天就缝，明天一定给你送去。”老同志一个劲儿地致谢，还说：“我叫谢觉哉，就住在山坡上。”第二天，王定国将缝好的衣服送去。谢觉哉接过衣服套在身上，反复说：“缝得真好、真好”，并将身旁的董必武、徐特立向王定国作了介绍。交谈中，谢觉哉嘱咐王定国多带些辣椒，上山冷了吃一口，又提精神又暖身子。当时的王定国未曾想到，长征途中的这次偶然相遇竟成就了他们的姻缘。

1937年9月，王定国与谢觉哉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结为伉俪。一个晚上，谢觉哉要赶写一篇西报，就让王定国去隔壁帮他找一份《西北日报》来。王定国来回拿了幾次都不对。谢觉哉一着急，埋怨了一句：“定国呀，你怎么连份报纸都拿不对？”王定国低着头，委屈地说：“我不认识字，认不出哪份是哪份。”

从这一刻起，王定国就暗暗下定决心，认真识字学文化，以后可以更好地协助丈夫做工作。在后来的日子

里，王定国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，日积月累，竟然也能自己读报、写信了。谢老还耐心地教王定国写诗词、练习书法。这对革命老战士就是这样互敬互爱、互相勉励。

红军到达陕北后，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经济封锁，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人人动手种田、种菜、养猪、纺线。王定国在大生产运动中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。在中央机关里，她养的一头猪最大、最肥，因此，毛泽东同志为她亲笔题写了“再接再厉”4个大字，还为她戴上了一朵大红花。

1953年5月15日，在谢觉哉70岁寿辰那天，王定国给他写了一段祝寿语：“谢老：自从我们在一起，不觉已近二十年。互相勉励共患难，喜今共享胜利年。今逢你七旬大寿，我无限的欢欣。正当可爱的春天，正值祖国的建设年。花常好，月圆圆，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，祝你万寿无疆，祝你青春永远。”王定国52岁生日到来时，谢觉哉也欣然赋诗一首，回赠妻子：“署往寒来五十年，鬓发犹村腊花鲜。几经沧海君犹健，俯视图云我亦仙。后乐先忧心上事，朝乾暮倦院中天。三女五男皆似玉，安排彩舞到庭前。”

1971年6月，谢觉哉逝世。此后的多年里，王定国花费大量心血，整理谢老留下的文稿和日记，先后出版了《谢觉哉传》《谢觉哉日记》《谢觉哉文集》等近500万字的著作。

她曾自谦说，自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，但她凭着自强不息的毅力，结合整理谢老文稿的感受与体会，再加上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，先后撰写、出版了自传《后来先忧斯世事》《定国文存·回眸集》《定国文存·偶得书》和《定国日记》(上、下册)。王定国曾说：“由于年纪大了，工作能力有限，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去做更多的事，但是我想在生活上要尽量减少给组织找麻烦，教育好自己的子女，让他们更好地为党工作，这还是可以做到的。”

受到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，谢觉哉、王定国夫妇的子女都各有成就。他们的长子谢颀回忆说：“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、干实事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！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电影导演，王定国常常教导他要好好拍戏，别想着做官。“所谓家风，不是写在牌匾上，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；所谓传承，不是挂在口头上，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。”回忆起父母的言传身教，谢飞这样说。

王定国老人离休后，继续发挥余热，投入到“关心下一代”的工作中，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。此外，她91岁高龄时重走了一次长征路，94岁时考察黄河生态，99岁时还参加植树造林活动……她和谢老创下的好家风，赢得了子女无限的敬重与爱戴。在孩子们心目中，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像明亮的火把。家风永流传，也意味着，火种永不熄灭。

质的韧度。

“熏得透，存得久，味道才正。”阿帕总是这么说。烟熏火燎的气息钻进毡房，也钻进玛禾沙特记忆深处。彼时的他只贪恋熏羊肉咀嚼时的咸香韧劲，却不懂这“透”与“久”里，饱含阿帕多少辛劳与耐心。

晚饭时，玛禾沙特学着阿帕的样子，把熏羊肉切成薄片，和战友们分享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津津有味地品尝。紧实的肉片在口中化开，仿佛把草原的风、冬日的阳光、阿帕的炉火都浓缩其中。那一刻，营房里似乎不那么冷了，窗外的风声也似乎温柔了许多。

他给战友们讲阿帕熏制肉的习惯，讲草原上“雄鹰要练硬翅膀才能高飞”的老话。战友们听得入神，纷纷分享自己的家乡故事，温暖的乡情在分享中渐渐化作鼓励彼此的力量。此刻围坐的身影，不同的乡音，构筑起军营里另一种形式的“家”。

从那天起，玛禾沙特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战术训练时，他主动找班长请教，把汉语指令记在小本子上，标注上哈萨克语注释，休息时反复琢磨；队列练习时，他盯着前面战友的背影，一步一步校准步伐……

日子在紧张的训练中流逝，玛禾沙特也渐渐褪去了新兵的懵懂。他的皮肤被戈壁的风沙磨得黝黑粗糙，筋骨在一次次摔打中变得结实，目光也日益沉静坚定。他越来越懂得班长口中“兵味”的含义。一名合格的军人，必须在军营这方“熔炉”里，受训练打磨、纪律淬炼，方能褪去青涩，沉淀出担当的韧劲。

风，依旧掠过戈壁，掠过营房。它带走了包裹里最后一丝肉香，却带不走那融入血脉的味道。这香味里有远方亲人的牵挂，更有边疆军人扎根戈壁、向阳生长的力量。

## 两代之间

塔尔巴哈台山巍峨矗立，如同西陲的一道天然屏障。山风掠过，谷地里的胡杨簌簌作响。

我的父亲是一名边防军人，大半辈子都驻扎在那片荒远的土地上。苍茫天地间，他们唯与山和胡杨相伴，默默守着那条蜿蜒曲折的边防线。

小时候，总有人问我：“你父亲是干什么的？”每当我回答“我的父亲是军人”时，他们的脸上总会露出欣赏与赞叹。

可是对我而言，他是解放军，要驻守边防，带兵训练，就是不能回到家里，成为我的“好父亲”。

我并不是一个早慧的孩子，小时候，对周遭的事情总有些懵懂。父亲常常不在家，母亲为全家的事务操劳，也难以顾及我。每每在路上看见别的小朋友左手牵着父亲右手拉着母亲时，我总是默默抱紧胸前挂着的小包——那是父亲有一次没能回家过年，寄给我的礼物。

在我5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幼儿园老师说明天需要孩子和父母一起参加亲子活动。听到消息的我心里满是忐忑。放学后，眼前的场景吓了我一跳：父亲正笑呵呵地站在母亲身旁。见我脸上写满了惊讶，母亲说：“你爸这两天休假，想给你一个惊喜呢。”停顿了一秒，我立即冲过去告诉他们明天的活动。

第二天出门前，我依然和父亲反复确认活动时间。在幼儿园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小时后，家长们陆续续续来了。人群中，我看到母亲匆匆向我跑来，却没有父亲的身影。

母亲气喘吁吁地和老师说了些什么，然后转向我说：“你爸今天来不了了，早上单位突然来了电话……”

那一次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哭闹。此后很久，我都没有再为父亲的“食言”流泪了。

而后的十多年光阴，我渐渐意识到，解放军并不只是那个见不到的人。那些电视上常常出现在灾情一线或边防哨所的身影，总让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感情。有时，我会想起我的父亲，那个与胡杨一同扎根边疆的老兵，想起他晒得黝黑的脸和掌心厚厚的老茧。或许，他的心中装着和胡杨一样的倔强与执着。我开始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
高考之后，我在志愿表上填写了陆军工程大学。

“你想好为什么当兵了吗？”政审的干部问。

“当然，作为男子汉要保家卫国，挺身而出，要……”我滔滔不绝。

“大家都这么说，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理由呢？”他笑着追问道。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要证明，我会做得比我父亲好。”

那位干部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等候开学的日子，我内心的激动和焦虑也越来越强烈：军校是什么样的？我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……

一天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是远在新疆的父亲来电。

那天，不善言辞的父亲第一次对我说了很多。他告诉我他当年在军校的生

## 胡杨

■李 强

活，以及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疆，在值班室度过的新年……

在他的叙述中，我好像看到了那个孤独在戈壁中的哨所，看到了像胡杨一样挺立的父亲。

“小时候带你去看那片盐碱地里我们的胡杨，你特别喜欢。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流传着胡杨‘活着千年不死，死后千年不倒，倒地千年不腐’的传说。你说你长大也要做胡杨，叔叔们都笑你……”

“……当兵就是去做胡杨，给身后的人们防风沙。你穿上这身军装就记住，你一辈子都是胡杨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我默默坐了很久。那些往事，让我明白，父亲多年来对我的“忽视”背后所承担的责任。我的眼泪忍不住奔涌而出。

军校的生活比我想象的更加辛苦。数着任务表上的训练任务，看见被磨得发红的脚掌，考核之后不尽如人意的成绩单……一个迷茫的声音在我的心底响起：我真的能做好吗？

一次在食堂里，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女孩在我身边排队。我顺手帮她递过一瓶酸奶。“谢谢叔叔！”她小小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“要叫哥哥。”我轻轻拍拍她的小脑袋。“是解放军叔叔！你穿着这个。”她指了指我身上的军装。

我怔然。一瞬间，与我对话的仿佛不是这个抱着娃娃的小女孩，而是10多年前天真无邪的自己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身军装，给我的是荣誉，也是责任。

如今，我也成了一名基层带兵人，踏上了父亲曾走过的路。走得越久，才越能体会父亲的无奈与艰辛。每当训练的疲惫、工作的压力让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父亲，想起他口中那片胡杨林，和年少时与他较劲的自己。

我想，我终于读懂了父亲。童年里缺席的身影，都在边防线上挺立，守着界碑，守着风雪，也守着身后的万家灯火。

或许，我也正在一步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

也许有一天，你看到这一大片挺直的树，问：“你们是谁？”烈烈西风中会有无数声音回答：“我们是胡杨！”

## 失约

■刘志磊

## 说句心里话

与妻子相比，我和女儿相处时间短、交流次数少，常常跟不上她的节奏。即便是短暂的休假，在陪伴女儿的日常生活中，我依然难以细致周到。

女儿曾多次叮嘱我给她养的小乌龟换水，我都因为忙忽略了；天气降温后，接女儿放学时，我常忘记给她带外套；在商场见到宠物玩偶，女儿开心地惊呼“卡皮巴拉”时，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物种；整理收纳箱时，我因为分不清女儿喜欢的那些卡通形象，弄得一团糟……

打开记忆的闸门，细细品味，在通往一名合格父亲的道路上，我做得确实不尽如人意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女儿喜欢上了流行歌曲《青花瓷》。我休假那几天，她每天晚上都要拉着我们一起练习。她希望将来在学校表演节目时，能和我同台献唱。但我总因记不住歌词被女儿“嫌弃”：“你都是大人了，还不能把歌词背下来啊！”

跟着女儿学了几天，成效却并不明显。我依然五音不全，记不住歌词，节奏也合不了一块儿，成了女儿计划的“绊脚石”。

“爸爸，明天你就要回去了，一定要练好这首歌哦，我们还要一起表演的。”返回单位的前一晚，一轮圆月高挂枝头，皎洁的月光如轻柔的纱，轻轻洒在窗台。女儿躺在床上，满眼都是不舍，但还不忘叮嘱我要把歌练好。

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……”登上返程的列车，找到座位后，我便戴上耳机，把手机里的《青花瓷》歌曲设置为循环播放，为了记牢歌词、练熟曲调，也为了下一次不再失约。

曾有人说，军人家庭，难言“陪伴”，常见“缺席”。与家人短暂的相聚、视频那端触摸不到的脸颊、特殊时间节点的“爸爸在哪儿”……一幕幕充满遗憾的场景背后，都述说着军人家庭的不易。

## 家风



王定国生前影像。

资料图片

谢觉哉老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也是著名教育家、法学家。他和另外4位老革命家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徐特立、吴玉章一起，被尊称为“延安五老”。谢老的夫人王定国，也是一位红军老战士。她于1913年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新店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不满20岁就参加了革命。1935年，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，在

## 风的味道

■卫怡博 董浩



陈磊绘

## 故乡情思

戈壁滩的风，裹挟着粗糙的沙砾，掠过营房的红砖墙。时值新兵下连的第一个冬季，哈萨克族新兵玛禾沙特的思念就像这风一般，无孔不入。他想念家乡阿勒泰一望无际的草原，也想念那如缎带般蜿蜒穿过牧场的河流，尤其想念的是阿帕(哈萨克语，意为奶奶)毡房里温暖的炉火和弥漫着的奶茶香气。

军营的生活规律且充实，每天在号声中起床，在训练场上挥汗，在月色里执勤。玛禾沙特渐渐习惯了这样的节奏，但初入军营时的生涩仍未完全褪去。对玛禾沙特而言，语言沟通是一个绕不开的困扰。

起初，就连简单的“齐步走”口令，他也得顿一顿确认，再抬步前行。脚下的节奏总是比身边的战友慢了半拍。每次训练结束，他的额头都渗着汗，不是累的，是急的。

夜深人静时，玛禾沙特心底对家乡的眷恋总会悄然浮现。他深知，从穿上军装踏上这片戈壁的那一刻，故乡便成了远方，而坚守，是他作为边防军人必须扛起的担当。

休息日这天，班长的声音传来：“小

禾，有你的包裹，家里寄来的。”循声望去，班长正拿着一个裹着厚实牛皮纸的包裹朝他走来。他小跑着迎了上去，接过包裹的瞬间，一股遥远而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拆开层层牛皮纸，几条饱满规整的熏马肉映入眼帘。深褐色的肉条油光发亮，纹理清晰，还散发着松枝熏染出的独特香味。玛禾沙特知道，这是阿帕

的心意与牵挂。

记忆里，家乡秋日的清晨，毡房天窗外透着清冷的光，阿帕早已在门前忙碌。她晃动着佝偻的背影，在院子里支起熏架。点燃松枝，青烟袅袅升起，带着松脂特有的清冽。阿帕慢慢弯下腰，熏马肉映入帘幕。深褐色的肉条油光发亮，纹理清晰，还散发着松枝熏染出的独特香味。玛禾沙特知道，这是阿帕

的心意与牵挂。记忆里，家乡秋日的清晨，毡房天窗外透着清冷的光，阿帕早已在门前忙碌。她晃动着佝偻的背影，在院子里支起熏架。点燃松枝，青烟袅袅升起，带着松脂特有的清冽。阿帕慢慢弯下腰，熏马肉映入帘幕。深褐色的肉条油光发亮，纹理清晰，还散发着松枝熏染出的独特香味。玛禾沙特知道，这是阿帕

## 家庭秀

玻璃展柜里  
静卧着奖章  
铜绿晕开岁月  
红绸褪去明艳  
爸爸弯下腰  
声音轻轻落在我的身旁  
“这是前辈的脚印，  
踩过最冷的霜。”  
我仰起脸望  
墙上的名字依旧明亮  
与爸爸棱角分明的脸庞  
一起落入我发烫的眼眶  
许 砺敏文

## 定格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师邀请官兵家属参加高级军士晋升仪式。图为刚晋升为三级军士长的刘奇带儿子参观单位史馆。刘 帅摄

